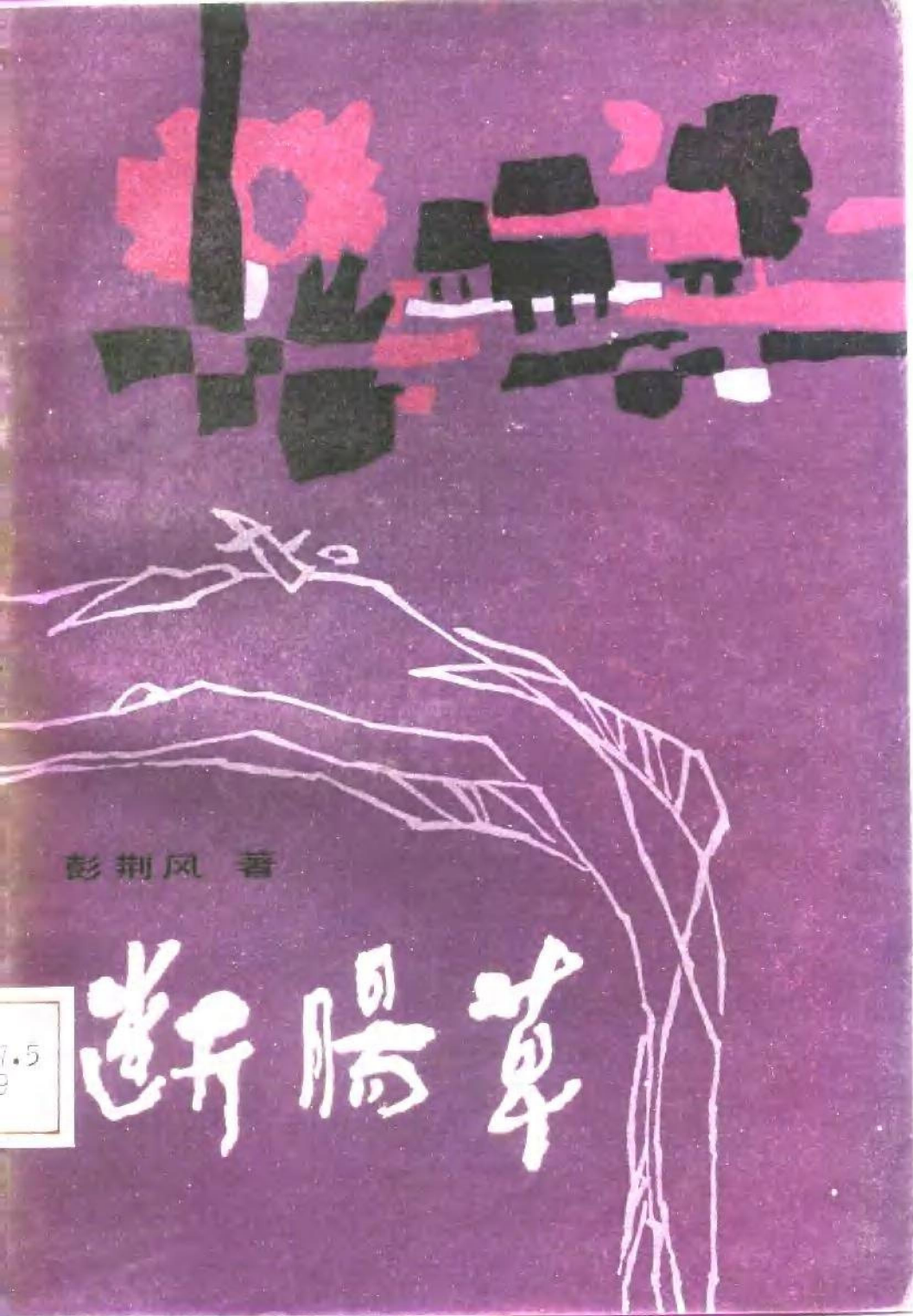




彭荆风 著

断肠草

7.5
9

I247.5
2779

断肠草

● 彭荆风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123113

断肠草

彭荆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56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705册

书号：10355·820 定价：平装本1.50元

压膜本1.90元

—

一条大河从云遮雾掩的遥远山谷里冲出来，向东南方向流去。秋后天干水浅，这河床又是由青石构成，河水也就特别清澈明净。河水流到这上下寨前逐渐平缓，拐了个弓形的大弯，露出了一大片沙滩。昨晚下了霜。这山野的早晨，村寨的木楼上、篱笆上，森林的树枝叶上，以及不久前才收割完的田地里都是一片银白色。河边更寒冷，河滩上的银霜也特别厚。几个起得早的苗族小伙子脱下草鞋，赤脚走进还冒着白色雾气的河水，想上到泊在浅水里的木筏上过河去砍柴；霜冷已浸入了河水，是那么冰凉刺骨，冷得他们一蹦一跳地只是叫喊。

这上下寨倚山临河筑成，是个有百余户苗族人居的寨子。山腰以上的叫上寨，临近河边的叫下寨。河两岸树林比较多。这寨子高高矮矮的楼房，也全都用质地极好的杉木建成。楼房无论大小，都打造得颇为精致。苗家多能工巧匠，能够不要铁钉和砖头，只是用木料，就能造出具有苗族风格的两层、三层的楼房和十几层高的木塔来。冬春多雾的季节，远远望去，绿树掩映中楼台亭阁重重叠叠，还有梳着高高发髻、白脸长身的苗族妇女，扭动腰肢轻盈地出入其间，使远来的旅人恍如进入了传说中的仙境。这情景，更常常会引得那些长年驾着

木排在河上飘泊的年轻水手升起一种对家中女人的思念，忍不住放开喉咙唱起缠绵而又粗野的山歌来……

在河边挑水、洗菜、洗衣衫的苗族少妇听了，只是抿着鲜红的嘴唇笑笑，也不答腔，任由流水冲着木排缓缓远去，也让那多情水手的歌声越走越远。但，也有些待字闺中的姑娘，却会被那坦率表达男女恋情的歌词撩拨得心绪烦乱。水手们的歌声使她们不能不想起那个常常在月亮好的夜间，跑到自己寨子背后玩马郎的已经和自己有几分情意的小伙子。他已有好些日子没来了。如今，他在哪里呢？是在大山里打猎没有回来？还是也撑着木排顺流远去了？哟！山里虎豹凶猛，前边的河道滩多水深，不会出事吧？他会不会也象这些木排上的野小子一样唱情歌挑逗别处岸上的姑娘？……想着想着，这个姑娘会心神恍惚地长久望着流水和远去的木排出神，恨不得也爬上木排去远处弄个明白。想得多了，她也没心肠在河边洗东西了，懒散地提起竹篮子往回走。因为没把衣衫洗干净，或者把菜篮子丢失在河滩上，回到家当然会惹得老阿妈一顿责骂。她们也不管了，只是坐在临河的窗口心事重重地想啊，想啊，脸上还会滚下几颗晶莹的泪珠。老阿妈见了，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就不再作声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姑娘大了，民族习性本来又多情。

这天早上，下寨的叶梨妹挑了一对漆得红红的木桶下河来挑水，浅水处洗菜淘米的人多，她不得不挽起裤脚，露出那皮肤白嫩的修长大腿，踩着砭人肌肤的河水往深处走。一边走着，一边嘴里轻轻“哎哟”地喊着。这秋天早上的水实在太凉了。一个刚要过河的小伙子觉得这是向她献殷勤的好机会，就急

匆匆地踩得水花四溅地大步奔过去，连声说着：“梨妹，梨妹，我来帮你挑。”

叶梨妹虽然是背向着这人，却从声音上听出了这是谁，却把身子一扭，做了个不屑理会的动作，径直往河水深处走去。在附近挑水洗菜的妇女们看得清楚，忍不住哄笑了起来。那小伙子当众讨了没趣，却毫不在意，只是说了句：“好娇气的姑娘！”然后从容爬上摆渡的木筏，抓起竹篙用力撑了几下，渡往河那边去了。

叶梨妹挑着水往回走，一个中年妇女关切地说：“梨妹，莫要这么辣嘛！人家肯帮忙，何苦得罪他。”她却小嘴微微一扁，说了句：“我要他帮忙？他也不在河水里照照自己的嘴脸。”

一个和梨妹要好的姑娘故意逗她：“他的嘴脸怎么啦？没瞎，没掉牙，还擦了香脂……”说得梨妹也笑了，“你看得真仔细，你喜欢他吧？好，等会我给你做媒。”

“有姑娘家做媒的么？”这个姑娘笑道，“你敢当媒婆么？”

说得河边上的姑娘们都大笑了起来。

只有一个穿了一身青布衣裤，长得水灵灵的少妇，没有卷入这场嬉笑。她名叫阿兰。她愁闷地离开人们远远的，独自到河边的一个僻静角落去舀水。阿兰真羡慕梨妹能这样顶撞、羞辱这个有权势的人。想起自己的屈辱和不幸，她又长眉紧锁，心情黯然了。

叶梨妹今年才十八岁，明眸皓齿，细细的腰身。这大河上

下几十里的小伙子都知道她聪明、美丽，不少人想找机会接近她。她却心高气傲，不给那些求爱者一点好脸色。但，在那些小伙子看来，她就是一脸冰霜的时候也好似一泓秋水那样闪亮。如果她能回眸一笑，更会激得他们心痒难熬，也就千方百计想得到她的垂青……

刚才过河去的年轻人叫徐福，是上寨生产队的副队长兼保管员。因为他是贫农成份，又是公社社长的外甥，高中毕业后，就回来当上了副队长兼保管员。这可是个有权势，有油水，能卡人脖子的职位。从“大跃进”以后，农村生活越来越艰难，大多数人家都无余粮，饿得脸黄肌瘦，他却吃得肥白硕壮。寨子里的人虽然都知道他为什么会比别人过得好，但，因为他后台硬，在这穷乡僻壤，社长、队长就是苗家的皇帝了，哪个敢去惹他？所以只好背后议论议论。这些事他也知道，但，他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对此并不火冒三丈，仍然是若无其事的，只是在暗地里使坏整那些对他不满的人。一连几次，吓得寨子里的人再也不敢公开说他什么了。他本来长得相貌堂堂，只是因为过于风流，用情不一，而且爱往小寡妇或者汉子不在家的少妇被窝里钻，名声很坏，所以远近的姑娘们都怕嫁他；他还要求很高，不是美人不要，以至快三十岁了还没成婚。这在苗岭山区可是个丢人的事。前几年，他自恃年轻，又有权势，对这满不在乎。一年年过去，他觉得老是偷偷摸摸地搞女人，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也就急了，所以，见了漂亮姑娘就讨好献殷勤。越是这样，那些有主见的姑娘越讨厌他。这会儿，他在叶梨妹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当着那么多人也不好生气，上了木

筏后，就紧闭着嘴唇，用力地一篙又一篙把筏子撑得飞快，好快些逃脱那些姑娘们的嘲笑。心里却在暗暗发狠，姑娘你别得意，你就是天上的云彩，我也要把你弄到手！

他刚把木筏拢岸，就见下寨的生产队长叶茂领了三个扛着行李、干部模样的人从河边小路上走了过来。

徐福是个精灵人，立即想起了前些日子，他那当社长的舅父叮嘱他，“四清”运动要开始了，这几天会有工作组下到寨子来，遇事注意点，该了的事赶紧了掉，不要给人揪住什么……心想，这三个陌生的人一定是分派来上下寨蹲点的干部了，就站在木筏上大声喊着：“叶茂哥，你回来啦？”

叶茂当过五年兵，两年前才复员回来。苗家人的坦率、豪放的性格，部队的严格、干脆作风，在他身上都兼有。他本来和徐福关系不怎么融洽，这时候，见人家主动地笑脸相迎，也就答道：“回来啦！这么早，去哪里呀？”

“听说工作干部到了公社，想去看看。”

叶茂用手指了指身后的那三个人，“这不是来了。”

这几年，大大小小、各种名义的工作组常下来。徐福很懂得应该怎么接待，也就显出兴奋的神色，招呼着：“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快请上木筏来，我撑你们过河。”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木筏尽力往岸边撑，好让那三位干部少踩点水。

在木筏上站定后，叶茂才把徐福向那三个人介绍：“这是我们上寨的副队长兼保管员徐福。”

“哦，哦！”三个人都客气地向徐福点头。一个穿了身洗

得发白的旧军装的中年人见徐福弓着腰把木筏从浅水中撑开时很费力气，还说了句：“麻烦你了。”

“不，不。你们远道来，这是我应该做的，”徐福赶紧说。

这个中年干部又用审视的眼光打量了徐福一眼，见徐福长得眉清目秀，肩宽体壮，穿了件蓝布中山装，显得颇俊的，就说：“你是个知识分子吧？”

徐福笑了笑，“高中毕业就响应政府号召回乡生产。”

这个干部称赞地点点头：“这很好，农村很需要有文化的干部呀！”

这时候，太阳已从东边大山后边升起，冲破那浓厚的紫色云块，把金灿灿的光华射到水面上。山更苍青了，雾气散去，水流也更明亮了。对岸那些在河边挑水、洗菜的苗族妇女衣衫上的花边，发髻上的红的紫的绒花和珠翠也看得清楚了。

徐福撑着木筏，忍不住把眼睛往妇女群中膘来膘去，他要寻找的还是叶梨妹。只见她又挑着水桶从岸上轻盈地下来了。她们家为队上喂着牛还养了猪，用水多，所以，她一早上得挑个五六挑水。她从上往下走，那对过于成熟的高耸的乳房一颤一颤的叫徐福看得心里也在颤动，但，他想起了筏上还有干部，也就不敢多看。就问叶茂：“他们怎么住呢？”他怕叶茂把这几个干部都揽到自己家里去，意思是也应该让我安排一两个。

叶茂回答道：“这次上级有规定，来的工作组都住在群众家。”然后对那三个干部说：“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在上

下寨分开住，好接近群众。住的人家都是贫农，政治上可靠。下寨叶富老头家房子干净、宽敞。他又是军属……”

这时候木筏已驶近了叶梨妹挑水处，徐福就大声向叶梨妹打招呼：“叶梨妹，快过来，你家有客人了。”

叶梨妹一抬头见徐福撑着木筏过来，上边除了她的堂哥、副大队长兼生产队长叶茂外，还有三个不认识的人。她讨厌徐福，也懒得和他搭话，就扭转身子走到远远的上游去挑水，搞得徐福很是尴尬。

叶茂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作声，只是微微一笑。

那个中年干部想问：“这姑娘怎么哪？”但，徐福及时把竹篙一点，让木筏侧了侧，喊了声：“站稳！”把他的注意力分散了。

过了河，叶茂叫徐福带着两个干部去上寨找队长徐士美安排住处。自己就带着这个穿旧军装的，名叫姚玉的中年干部往下寨走去。他当过兵，也特别喜欢和当兵的人往来。听说这姚玉不久前还是部队的营教导员，他在公社和干部一起商量这三个人的住房时，就有意识地把姚玉往下寨拉。

这上下寨是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村寨。前临大河，后靠森林，离镇子又不太远，没有搞“大跃进”前，群众生活一向比别处好。所以住房都修得比深山大岭里的苗族寨子讲究，木楼全是用上好的杉木打成，有的还在梁柱上精心镂刻，涂上桐油或漆上颜色，颇有点雕梁画栋的情调。下寨傍着河岸筑成。从高高的吊脚楼上可以俯瞰河上情景，多雨的季节河上涨水时，水漫到楼边，从晒台上一迈脚就可下到木筏上，妇女们挑水、洗菜也不要远走了。寨子中间的路，用青石板和大鹅卵石铺成，颇为

宽敞、干净，不象有的寨子那样到处都是污泥积水和牛屎马粪。

姚玉刚转业到县里还没正式安排职务，就被分配来参加“四清”工作团了。多年的军队生活，使他对地方上的事感到既陌生又很不习惯。如今能在这边远的苗寨遇见一个当过兵的生产队长，而且这寨子的木楼又这么漂亮，和他想象中的又脏又乱的苗寨完全不同，他的心情也就显得愉快了许多，不住地说：“不错，不错，蛮好的，蛮好的！”

叶茂不知道他是在夸奖谁，也不便问，只是说，“我晓得部队上下来的同志都讲卫生，特意给你找了户房子宽敞、干净的人家来住。”

姚玉听了更是高兴：“那太好了。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叶富老头家么？”

“对，是他。”他顺手接过姚玉的小背包，紧走了几步，一边回答迎面过来的人的问好，一边说：“他大儿子原来是我们下寨生产队长，前年因公牺牲了，我是从部队回来后接他的手当这个队长的。他小儿子去年才参军。家里只剩下三个人：老头、守寡的大媳妇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一家人的为人都很好，就是老头脾气有点倔，儿媳妇有点不开通……”

“老头倔在哪些方面？”姚玉怕住在脾气怪的人家不方便，就赶紧问。

“象块老树疙瘩似的难挖得很。1956年建社，上边一声号召，全寨子人都乖乖地入社了，就是他不肯加入。那时候上级要求按时‘一片红’，贫下中农必须个个入社，工作干部、队上干部都来动员他，他也不理会；儿子劝他，他骂儿子，硬是

在外边看了一年。第二年，他见合作社还可以，也没人再动员他，他却自己扛着犁、牵着牛入了社。进了社，他劳动比单干时还卖力。‘大跃进’那几年，上边说是自然灾害，老头却说是人祸……”

姚玉开头还笑着说：“这种人还倔得挺可笑。”后来，就收敛起笑容，“这可要提醒他，乱说不得。”

叶茂点点头，“他比我大一辈，还是我的堂叔呢！不过，任务重，上面又催得紧的时候，就有人嫌他这种看看再定主意的脾气碍事了，把他看成保守、落后。”

“难怪你也说他倔。”

“是这样。当队干部的总希望干工作爽快顺手，社员能听招呼。”

“看来你也是个急性子，”姚玉说。

叶茂憨厚地微微一笑。

姚玉又问：“老头在家么？”

“上个月去昆明探望当兵的小儿子了。”

他们说着已走近老头的家。

这是建在寨子东头，背靠大河的一座苗家式样的两层高木楼。木质还很新，可以看出是前几年才盖起来的。房前几棵橙子树正散发着沁人心肺的清香。一个身材苗条，梳着高高发髻的二十七八岁的少妇正端着一木盆饲料在门前喂两口大肥猪。

叶茂走近前，用自家人才有的亲切口吻问候道：“阿菊大嫂，喂猪了，小妹还没回来？”

喂猪的少妇本来和叶茂很熟，听见声音正想亲热地和他说

几句话，但一抬头见叶茂后边还有个穿军装、神态威严的中年干部，猜想来的是工作组同志，就立即变得拘谨了，慌忙用胸前那绣着白色龙凤的围兜擦了擦手，客气地说：“哦，叶茂队长，还有工作同志，有事么？请楼上坐。”

说话间她那细长的凤眼却悄悄瞟着姚玉的背包。

这是个有着一张白嫩的瓜子脸、眉毛细长的漂亮少妇。也许是因为个人生活的不幸，那水灵灵的眼睛里隐约含着几丝忧郁。

叶茂点点头：“是有点事呢！我们楼上说吧！”就带头走上了楼。

木楼上是老式四房一厅，堂屋里收拾得很整洁。红油漆的桌子和板凳，以及屋后吊脚楼的栏杆都擦洗得很亮堂。堂屋上首还设着香案，上面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像，像下边贴着“天地君亲师”的红纸。看见这种摆设，姚玉觉得很滑稽，忍不住笑了。他在吊脚楼上的栏杆边坐了下来。这里可以望见那起伏的苍青远山，那山林间经过霜砭后变得火红鲜艳的枫叶，以及那碧绿明净的江水。几个捕鱼的人带着鱼鹰，撑着竹排在江上来回巡梭，鱼鹰不断叼起一尾尾银白色的小鱼来……

大嫂把猪关进圈里后，也上楼来了，她去厨房里洗了手，又把发髻梳理了一下，才出来端茶水，拿旱烟杆待客，还殷勤地请姚玉进堂屋里坐。她给姚玉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很会持家待客的贤慧妇人。

忙过了，她自己也不坐，怯生生地站在那里，等候叶茂吩咐。

当叶茂把姚玉要到她家来住的意思说了以后，这苗家少妇却眉眼低垂、面有难色地沉吟不语了。

叶茂过去有什么事和大嫂商量，总是顺顺利利地得到同意，今天却没料到才一开口就碰了个软钉子，而且是当着姚玉的面，他急了，用责难的口气说道：“工作同志来你家住，你还不欢喜？”

这话分量不轻。那年月，工作组就是党呵！叶茂说来无心，可把大嫂吓着了，她慌忙解释：“哎呀！叶茂哥，你怎么这样说？工作同志来了，我还敢不欢迎？你也晓得阿爸的脾气，他老人家不在家，我不敢作主呀！”少妇说完了，又垂下了头。由于心情慌乱，那本来白嫩的脸庞和脖颈象是抹上了一层胭脂。

话虽然是这样说，其实这少妇心里想的是，家里来个客人，怕不好服侍。人家又是个干部，看那眼神里多威严怕人，连队长都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可能还是个不小的官呢！他吃得惯我们苗家没有油腥的酸汤煮苦菜么？茶饭不周，说话不注意，怕会惹来麻烦。她还听见寨子里的人传说，这次上面干部下来“四清”，又要整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如果这些工作干部整了寨子里的人，挨整的人，可能还会猜疑是自己告了密，说了闲话呢！等到运动一过，干部走了，自己可要遭人报复了，那还受得了？再说自己家楼上还藏有几挑谷子，那是预备着灾荒断粮时用的，平日也不敢让人晓得。干部住在家里，给他发现了，会不会又来个平调？

叶茂见大嫂长久慌乱不语，又劝说道：“二兄弟也是当兵

的，老叔还会不喜欢部队上下来的同志在你们家住？姚同志从前是部队上的营教导员，政策水平高，不比一般工作干部。大嫂，我看这个主你是做得的。如果他回来怪罪你，我会向他解释。”

大嫂悄悄瞟了瞟姚玉那身旧军装，心想，当官的我更怕，听二兄弟说，他们部队上的官严格得很呢！也就语气委婉地说：

“叶茂队长，你也是当兵回来的，房子比我家还宽敞，从前上边来的干部每回都是在你们几个队长家住，这回为哪样要往我们家推呀？”她这几句话是用苗语说的，为的是不让姚玉听懂。

这可把叶茂问住了，他不安地望了姚玉一眼，也用苗语回答：“这次‘四清’不比平常，是要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些社队干部，是不是走资派要通过运动来审查了解，所以这次要避嫌疑，不准往我们家住……”

她这才明白了一二，出于对叶茂的关心，她问：“你可是走资派？”

“我，我么？我也不晓得，”他烦躁地说。

大嫂露出那雪白的牙齿“格格”地笑了起来，不无嘲弄地道：“叶茂哥，你怎么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清楚了，可是吓糊涂了？”

叶茂却正色地道：“莫要笑。这年头，是好人，是坏人，光自己说没有用，都得由上头定！”

大嫂也就不敢再笑了，心想：“看来，外边传说的话是有道理。清完了干部，当然要清我们社员罗！”就用汉话更委婉地说道：“阿爸不在家，再说，房子也不够。是不是让这位同志

先在别家住两天，阿爸就回来了。”

姚玉见他们一会儿用苗话交谈，一会儿板着脸，一会儿又嬉笑，不知说了些什么，心里好生不耐烦，那对浓眉也几次猛然竖起又悄悄落下。叶茂看出了姚玉不高兴，苦笑地对姚玉说：“你看，偏偏这么不凑巧，她阿爸这两天不在家。”

见叶茂这条汉子一副惶恐、着急的神态，姚玉反而不忍心催促他了，就说：“不要紧，不要紧，你随便安排吧！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了。”为了让他们从容商量，他又走到处边栏杆上去观望河上的景色。一条小巧的夫妻船正悠悠地荡来，河上风冷，男的为了撒网方便，只穿了件麻布坎肩，露出肌肉结实的双臂，那撒网的姿势显得特别矫健有力。他那年轻妻子是个削肩细腰、皮肤晒得黑黑的俏女人，灵活地转动着双桨，每当一网下去捕得几尾鱼时，她就向丈夫娇媚的一笑。这情景正如在画中一样。这画面引起了姚玉心中的烦恼，使他想起了如今还在云南边地的那个小镇上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原来他的计划是先来报到，工作单位定了就回去接她们，哪晓得这里领导却先叫自己来参加“四清”。他明白，各个单位遇见什么运动总是把新来的派去凑数，于是自己就来到了这苗家山区。他至今也不明白，自己一无病痛，二没有犯错误，为什么突然让自己转业？当时团政委给自己谈话说“是地方工作需要”，但，来到这个县，却发现干部已不少了，难安排了。难道就是因为自己那年在党代会上给领导提过几条意见么？唉！看来这地方工作也不是好搞的呢！如果第一天进村就在住的问题上碰个钉子，以后怎么开展工作？他又走进堂屋，正盘算着怎样帮

叶茂来说服这少妇的时候，一阵楼梯响，一个十七八岁的苗家姑娘上来了，那对明亮的眼睛轻轻向姚玉一扫，然后笑盈盈地向叶茂打招呼。

叶梨妹本来想在河滩多歇歇，后来见有个穿旧军服的人坐在自己家吊脚楼上，这才想起来徐福的话不假，她急于弄清楚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住进了自己家，就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叶茂向姚玉介绍道：“这就是她们家小妹叶梨妹。”

姚玉一边向她点头，一边打量着这苗条、秀丽的姑娘。只见她白里透红的脸上，两个小酒窝时隐时现，好象时时都在舒畅地笑着。她衣衫上没有苗家姑娘的那些花边图案，也没戴金银首饰，只是在素净的蓝布衣衫上围着个大红围兜，就象这秋天山间的枫叶一样，火红鲜艳。

姚玉暗想：“这苗家姑娘看来是个聪明人呢！”

叶梨妹见了摆在堂屋里的背包，问：“这同志住在我们家了？”

叶茂苦着脸道：“还没说定呢！你大嫂说，你阿爸不在家，她不敢作主，房子也不闲。”

“是房子不闲，找别家吧！”梨妹冷冷地说。她以为是那个讨厌的徐福安排的，也就急于把姚玉推出去。

叶茂急了，用苗话批评她：“小梨妹，你不要也跟着你大嫂撒谎，你家有八间房子，我会不晓得？我安排的同志你们都不接待，叫我以后怎么做人？”

“是你安排的？”梨妹审慎地望着叶茂。

“当然。”